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当代学术通观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社会科学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当代学术通观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社会科学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术通观. 社会科学卷: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 周昌忠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书名原文: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ISBN 7-208-05090-2

I. 当... II. ①联...②周... III. 人文科学-科学研究-趋势
IV. C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5679 号

编者的话

一、本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出版。其中，社会科学卷是根据法文版翻译，人文科学卷是根据英文版翻译。所以两卷的页码（即书中的边码）有异，譬如人文科学卷中提及参见社会科学卷××页，是指英文版的页码，而非法文版的页码。

二、由于本书的作者多达二十多人，因而各章的子目编排、体例均不同，注释亦有章后注、节后注等。在编辑过程中，体例统一为章、节、目；注释均为节后注或在单一作者所写的目之后加注，每节注码从[1]起始。

三、有些章节原附有四五十页的参考文献，因篇幅有限，而且文献在正文的注解中大多已提及，所以略去；另外有些章节中作者鸣谢的文字篇幅较长，对读者的意义不大，也已略去。

四、由于本书的成文时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所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状况仍其旧，未作删改，这是为了尊重历史和忠实于原文。

在此书的翻译、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译界、学者、编辑同仁的热忱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张珠圣同志，除了翻译本书的部分章节外，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后勤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社会科学卷

目 录

社会科学卷

序言·····	勒内·马厄	7
告读者·····	萨米·费里德曼	15
引言 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让·皮亚杰	31

第一编 探索各门社会科学的主要趋势

第一章 社会学·····	保罗·拉扎尔斯费尔德	77
第二章 政治学·····	W. J. M. 麦肯齐	171
第三章 心理学·····	让·皮亚杰	225
第四章 经济学·····	奥斯卡·兰格	271
第五章 人口统计学·····	儒昂·布尔乔亚·比夏	329
第六章 语言学·····	罗曼·雅各布森	385

第二编 跨学科研究的向度

第七章 跨学科研究的一般问题与共同机制方法论·····	让·皮亚杰	429
第八章 数学模型及其方法·····	雷蒙·布东	479
第九章 定向研究·····	皮埃尔·德·拜	517
第十章 跨文化、跨社会和跨国研究·····	斯坦因·罗坎	569

第三编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政策和研究的发展

第十一章 研究组织与经费·····	埃里克·特里斯特	607
-------------------	----------	-----

人文科学卷

序言·····	阿马杜—马塔·姆伯	5
引言·····	雅克·哈韦	11

第一编 人类学和历史学

第一章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	莫里斯·弗里德曼	35
第二章 考古学和史前学·····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	147

第三章 历史学.....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175

第二编 美学和艺术学

序言..... 迈克尔·迪弗勒内 353

第四章 当代艺术和艺术学..... 迈克尔·迪弗勒内等 357

第五章 对美学和各种艺术的主要问题的当代研究..... 迈克尔·迪弗勒内等 495

第三编 法 学

第六章 法学..... 维克多·纳普 607

第四编 哲 学

序言..... 保罗·里克尔 701

第七章 思想方式和实在的不同等级..... 保罗·里克尔 709

第八章 语言、行为和人本主义 保罗·里克尔 873

目 录

序言	勒内·马厄	7
告读者	萨米·费里德曼	15
引言 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让·皮亚杰	31
第一节 社会学科和“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类		33
第二节 普遍原理科学史的主导		37
第三节 人文科学认识论的特征和基础		43
第四节 实验方法和事实资料分析		51
第五节 人文科学和哲学或意识形态的重大思潮		57
第六节 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体系		61
第七节 主要理论取向:预测和解释		66
第八节 专门化和整合,基础研究和应用		70

第一编 探索各门社会科学的主要趋势

第一章 社会学	保罗·拉扎尔斯费尔德	77
引言		79
第一节 调查研究的分析对普通社会学概念的贡献		82
第二节 宏观社会学		92
第三节 理论的探索		105
第四节 各国社会学研究的差异		134
第五节 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		147
第二章 政治学	W. J. M. 麦肯齐	171
第一节 导论		174
第二节 政治学的意义		175
第三节 政治学的生态学		186
第四节 研究的现状		190
第五节 结语		220
第三章 心理学	让·皮亚杰	225
第一节 科学心理学和哲学心理学		227
第二节 没有结构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心理学对阐释的需要		230
第三节 机体论倾向以及心理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234
第四节 物理主义的倾向和各种不同的知觉		238

第五节	心理社会学倾向以及一般与社会间相互作用	240
第六节	心理特异性的精神分析研究	245
第七节	行为的特异性和记忆的结构	248
第八节	心理发生结构主义(动物和儿童)与智能理论	253
第九节	抽象的模型	257
第十节	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261
第十一节	心理学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心理学	265
第四章	经济学 奥斯卡·兰格	271
	引言	273
	第一节 经济学发展及其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	274
	第二节 经济思想,模型和方法	292
	第三节 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	311
	结论	327
第五章	人口统计学 儒昂·布尔乔亚·比夏	329
	第一节 人口统计学研究概观	332
	第二节 人口统计学的研究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	336
	第三节 人口统计学的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48
	第四节 人口统计学的研究与人文科学的关系	357
	第五节 人口统计学的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	360
	第六节 人口统计学的研究及其观察方法	361
	第七节 人口统计学研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	363
	第八节 研究人口统计学的组织机构	365
	第九节 回到目前的情况上来	371
	第十节 几个可用于总结的观点	383
第六章	语言学 罗曼·雅各布森	385
	第一节 语言科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	387
	第二节 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对象	416

第二编 跨学科研究的向度

第七章	跨学科研究的一般问题与共同机制方法论 让·皮亚杰	429
	第一节 问题之所在	431
	第二节 结构与规则(或规范)	440
	第三节 功能与价值	452
	第四节 意谓与表意系统	465
	第五节 结束语:认识的主体和人文科学	473
第八章	数学模型及其方法 雷蒙·布东	479

引言	481
第一节 人文科学中数学的传统应用	481
第二节 作为在人的科学中运用数学方法与模型的特征的大趋势	486
第三节 模型的各种类型	502
第四节 展望未来	515
第九章 定向研究 ····· 皮埃尔·德·拜	517
引言	519
第一节 定向研究	519
第二节 多学科研究的向度	533
第三节 定向研究的困难	544
第四节 多学科定向研究的条件	557
第十章 跨文化、跨社会和跨国家研究 ····· 斯坦因·罗坎	569
第一节 一些基本区分	571
第二节 三种比较研究传统	580
第三节 决定性的考验:构建控制人类行为变量的“宏观状况”类型	589
第四节 研究的组织	598

第三编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政策和研究的发展

第十一章 研究组织与经费 ····· 埃里克·特里斯特	607
第一节 调查的性质和范围	609
第二节 对几组国家的调研	614
第三节 分析与评论	687
文献资料	708

序 言

勒内·马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962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第12次大会,决定^[1]将据以探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基础之审视纳入教科文组织下两年度工作计划。大会还考虑了总体建设,其中应经济和社会理事会^[2]的一项要求,于1959年和1960年在皮埃尔·奥热(Pierre Auger)先生主持下已经进行的关于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趋势的研究,构成其第一部分。

大会注意到奥热先生主持的研究的重要性,考虑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经济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着重强调对阐明当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的关心。

我认为现在推荐给读者的这一卷将为此提供一个佐证。这一卷是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国际性研究的第一部分。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3次大会^[3]已最后接受其研究原则。自1965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能胜任的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全国性机构、国际机构合作,并在一个咨询委员会、各学科中不同学派的顾问与专家以及当代世界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取向的代表的帮助下”,开始着手第一部分的编著工作。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的指示,这项调查针对某些以寻求规范型知识为目标的主要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4]、心理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语言学。它同样也给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及其组织与经费以重要地位。计划的第二部分于1967年开始实施,目前正在执行之中;其目的在于揭示法学、历史学、考古学与史前学、艺术表现与文学表现之探讨以及哲学诸学科的主要研究趋势;此外,某些理论和实践范畴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跨学科合作的发展、人的研究对社会进步及国际间的理解所作的贡献,均在各专章的结论中提及,并在综合的一章中重申;某些交叉性研究,诸如那些以文化和文明为对象的研究将首先进行探讨,旨在为更深入的研究工作铺平道路。第二部分的研究成果将编入第二卷,预计在1972年问世。

此项工作意在完成一部关于主要研究趋势的著作,而不是关于研究已获得的成果或当前研究状况的著作。换句话说,它是为了弄清——引用某些被请教的专家的惊人之语来说——“未来科学的必经之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变化中的科学……新产生的科学”(让·皮亚杰, Jean Piaget)。至于为谁研究,我们不仅考虑

有文化的读者和研究人员及研究人员的专业协会,而且顾及负责筹划和资助科学研究的全国或国际性机构。读者将会看到,此书在重视方向和方法的同时,还对某些作为实用性或定向性跨学科研究之起点的社会需求作了思考,特别是考虑了教学和研究的组织,资助研究的方式,以及某些显示出最适于保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并能克服目前许多国家在这一领域中教学和研究所经历的危机的机构间重新组合。

鉴于这些目标的多样性,我们采取了若干工作方法,尤其是采取了一些与有资格的专家和机构合作的方法。这些方法既有区别又有类似,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1) 与专家合作,请他们在个人撰稿中本着一致的精神,以保证各章涉及的科学问题在论述上的统一。

XI (2) 与全国或地区性组织以及某些专家合作,请他们通过撰稿与评论,提供有关科学发展不同水平及不同领域的恰如其分的文献资料。

(3)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协调这两种互为补充的方法,并负责总体规划的拟订及其实施。

1965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开始布置收集必要的文献资料,并使用调查表对约150名不同学科的专家和500个全国或地区性组织、理事会、基金会、研究所、研究中心、大学、专业协会……按本研究第一部分涵盖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部的或部分的咨询。再者,12个非官方的国际组织^[5]以及各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也被邀请提出他们的建议、意见和批评,以确定计划的实施方法和设想。秘书处也必须向他们提供相当重要的建议和信
息,各章在确定文稿时已予以重视。最后,这项综合性工作依靠了众多专家的帮助,他们的帮助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他们被要求用相当简短的系列研究,澄清或深化科学活动的某些侧面——最近或尚未发表过的研究、多学科所交叉的问题,等等。在这方面,倘若没有他们的协助,就难以汇集信息和进行恰当的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已出单行本,绝大部分已在一集体性著作^[6]上发表,或刊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7]。本书附录中有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和我们请教过的各方面专家的人名索引,对他们给予本研究的巨大帮助,我们谨表示感谢。^[8]

在与有关国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进行必要的磋商和咨询之后,于1965年3月组成的一个“顾问团”对各章进行调整。“顾问团”成员的任务是在各自胜任的领域内为秘书处以及负责此项计划实施的文稿编纂者提供专门的建议。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数直接或合作负责各章的编纂,并集体组成本研究第一部分的编委会。“顾问团”的成员有:

XII P. 奥热先生,巴黎大学科学学院教授,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从事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研究;

P. 德·比(P. de Bie),比利时卢万大学教授;

R. 布东(R. Boudon),巴黎大学教授;

P. N. 费多谢夫(P. N. Fedoseev),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其助手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谢苗诺夫(V. S. Semenov)先生;

R. 雅各布森(R. Jakobson), 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教授;

O. 兰格(O. Lange), 波兰科学院院士, 其助手是 W. 布鲁斯(W. Brus)、T. 科瓦利克(T. Kowalik)和 I. 萨切斯(I. Sachs)。兰格于 1965 年突然去世后, 他的助手负责承担了有关经济学这一章的初稿, 它最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定稿;

P. F. 拉扎尔斯费尔德(P. F. Lazarsfeld),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C. 列维-斯特劳斯, 法兰西学院教授, 由于个人研究工作上的原因, 已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职务让给巴黎高级实验学校学科主任 P. 梅西埃(P. Mercier);

W. J. M. 麦肯齐(W. J. M. Mackenzie), 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P. C. 麦哈拉诺比斯(P. C. Mahalanobis), 印度统计研究所所长, 后被设在巴黎的全国人口统计研究所所长 J. 布尔乔亚-比夏(J. Bourgeois-Pichat)替代;

J. 皮亚杰, 日内瓦大学科学学院教授;

S. 罗坎(S. Rokkan), 卑尔根大学教授;

E. L. 特里斯特(E. L. Trist), 人类资源中心成员, 伦敦塔维斯托克人类关系研究所成员,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教授。

“顾问团”成员与其他 13 位专家一起组成一个扩大的咨询机构, 以便能代表当今世界不同的学派以及主要的文化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这一机构的成员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共计 18 个国家, 他们代表以下各学科: 人口统计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和哲学。^[9] 正如所有的合作者一样, 他们及时掌握本研究第一部分编写的进程, 并收到所有的准备性资料以及各章的计划, 以便进行评论和提出批评。

但愿积极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 并以能力、经验和才干为本研究作出贡献的各方面卓越的学者, 会得到人们由衷的而又热烈的感谢。各章的作者, 尽管他们个人的研究工作相当重要, 工作又繁忙, 但他们仍拨冗尽力参与这项共同的事业。在此, 请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崇高的敬意。如果说本卷著作在如此错综复杂的一些研究领域里, 能以相对浓缩的形式展现一系列协调的研究成果, 其中大量的文献资料既体现清晰和客观的概括精神, 又面向未来, 还关心为人类服务, 那首先应归功于他们的科学权威以及对真理执著的追求、对精神世界的献身精神和应受到敬佩的国际合作。

如前所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任务是推动和协调这一庞大工程, 为汇聚各种各样的思想创造最良好的条件。实际上, 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处的任务是集体性的、不署名的和默默无闻的, 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牺牲精神的。试想, 如果没有那些有责任心的人为之奉献自己的全部才智, 并耗尽心血, 倘若他们除了公正原则之外还以某种方式留有个人的标记, 那么如此浩大的工程何以能顺利进行? 个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风格便无生动感人的作品——避而不谈未免会有失公允。

在本书即将出版前夕, 我首先要怀念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朱利安·霍克费尔德(Julian Hochfeld), 直至 1966 年 7 月他突然早逝, 他一直领导着早期的咨询工作, 确保了本研究

的计划制订和实施机构的建立：他有鲜明的全局观念，感人的热情，他的鼓动和组织的才华促成了此项计划，他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这种初期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和精神风格，在今后的调整中也得到了继续发扬。继霍克费尔德之后，社会科学处处长安德烈·贝特朗（André Bertrand）领导了此项工作，他于1968年11月因重病逝世，遂由萨米·费里德曼（Samy Friedman）承担这一重任，即把工作进行下去，完成和发展早期设想，邀集新的合作者，调配各方力量，并具体落实手稿的定稿。读者即将看到的“告读者”，即令人振奋的评论正是出自费里德曼之手。我谨向他对本研究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IV 关于“社会和人文”科学——或人们称之为“人的科学”——的方向，在此已有阐述和比较，并提出了质疑，是否应该大胆地对这些科学的性质和使命谈些总的看法呢？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本卷和下一卷自会涉及。有关总的结论，倘再赘述，这将是冒险的，况且一次卓越的专家集会认为此举并非必要；若要为这些科学指明今后的发展道路，则更是徒劳和危险的。我将更谨慎，无疑更实际地致力于把本研究置于应有的范围，也就是说，首先将其构思和方法上的风格与以前出版的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趋势的探讨进行比较。然后，解释将本研究分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部分之原因，最后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关心的角度，即国际生活与人类发展的角度展示它所表明的意义。

如果说关于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探讨，对于本书显然具有先例和参考的价值，那么在1963年和1964年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和咨询则证明，因为学派、文化观点和意识形态不仅千变万化，而且种类繁多，在学科之间和认识论上甚至还存在着竞争，所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可能有绝对相似的研究。面对这个领域要缩小其范围就不可能没有随意性和没有损失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要谨慎从事就得把握全局，至少应循序渐进。面对基本观念、研究的假设和动机存在着分歧，面对研究结果所得到的解释又经常引起争论，宜从主要侧面之多样性去反映这些领域中有效地进行的科学活动，而这种科学活动始终与社会环境、历史阶段是有联系的，不论某些研究成果所具有的客观意义和普遍意义如何。然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似乎存在着某些学科其方法论在国际上是相对同一的，一般而言，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无可争议，它们至少在某些被认为可分离出来的领域中，侧重于揭示支配人类现象，特别是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

正是遵循这些结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3次全体大会承认，将本研究分为两部分并从时间上分阶段进行编写更为可取。大会决定，此项计划自1965—1966年度起在由某些规范学科组成的领域内实施，并制定了说明表，而在这两年内同时也为从1967年起的第二部分的编纂事宜作准备，第二部分包括历史学、法学、哲学、艺术和文学诸学科。

XV 因此，将本研究分为两个部分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编写，不仅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这种实际需要是由所涉及的领域其范围要求最广泛的国际合作所决定的。但我要强调指出，这样的安排还不会抹煞“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一般的看法是，这种区别越来越人为化了。其实，这样的安排反映了“人的科学”活动在总体上存在着某种风格上的二重性：毫无疑问，其中每一学科都有二重性，虽然程度不一，侧重各异，但大体上它能够

合理地将这些学科分为两类,只要我们既不忘记这一类学科与那一类学科内部的多样性,又不忘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及学术合作的多种途径,也不忘记任何牢固地确立的科学活动都自然而然地具有形成人的知识模式的趋势。

本研究的第一部分涵盖关于人、人的社会生活和个人存在的知识的各门科学的广阔领域,由各门学科——即本卷所研究的各门学科——所组成,这些学科旨在揭示规律,其理想是寻求同自然科学一样客观、可靠,且不受舆论、人的态度和处境左右的知识。在学术活动的其他领域——应列入第二卷的诸领域——既侧重参考价值、规范和目的,又注重反思的要求,还注重人在社群与个人范围内的自由决定,但并不因此不努力寻求严谨而又客观的知识;因为,思维活动与其说是要识别得到赞同的累积起来的普遍真理,倒不如说是要撇开区别与分歧,在服从真实的共同法则下,彼此寻找对方的智慧和汲取对方的长处,退一万步讲,去寻求不同观点和不同选择的趋同点。既然本研究涉及的有关人的各种科学,其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理想最难以言表,既然这里涉及的有关人的各种科学与人、群体的独特的存在,且与其创造性的表达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基本选择的联系根深蒂固,那么最后来讨论这些有关人的科学是合乎情理的。

由此可见,虽然可以认为这两个系列的学科是平行的,而且它们无疑是有所区别的,理应尊重这些区别,但它们更是互为补充,最终是相互关联的。这种相互关联的具体体现就是跨学科合作,甚至体现在多学科研究和集体研究之中——人类的知识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一种设想,但抽象的泛泛而谈这一设想则是危险的诱惑;在接触研究中出现的

XVI

具体问题时,在考虑实际上制约着研究的发展、繁荣、革新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制度、经费、技术和人的因素时,如果这些基础和方式没有阐明清楚的话,那么难免只是一种口头的和无结果的设想。

如果说没有高度的专业化,科学研究确实会愈益不可设想,那么依靠密切的跨学科合作就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又一条必由之路。在当今世界,这样一种合作首先是更新科学工作的智力条件所要求的,即各方面协作来打破承袭的旧时的知识之间的隔离现象;在每一学科中都需要求助于相邻学科的假设、研究方法、思路及其研究成果,而这在昔日还被视为极其遥远和毫不相关的。不过,现在经常还只是某些偶然的需要或碰巧的机会才满足这一要求,既没有对全局的相当宽广的认识,又没有充分的连续性,使用这些不同方法的实践者彼此也没有真正敞开思想,更没有恰当的制订和解释能将上述学科结合起来的理论基础。勾勒一张——当然是粗略而且需要不断修改的——跨学科合作及其基础之优缺点一览表,识别研究人员的思考和研究机构的努力首先应针对的领域,这便是本项研究自然应产生的最富有意义的成果之一。

再者,因为研究工作在认识论的特点上目前已开始发生的变化,与这些研究涉及的人类的状况和问题的变化不可分割。毋庸置疑,人类现象的多维特征始终存在,然而它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摆在科学面前。如果说关于人的研究其面貌已焕然一新,那主要因为它是处于变化中的世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竭力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知识要素、觉醒的途径和慎重抉择的依据。科学研究正是在对昨天鲜为人知或尚未发现的个人

的存在、群体的生活、文化的变迁诸方面的应用中,才显示出最生动和最丰富的发展趋势。

XVII 科学和技术创造了崭新的生活条件,展示了闻所未闻的可能性,当然也随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于是人类的体验之前景大为开阔。与此同时,表达和交流手段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存在的感知在层次上有一个真正的变化:它使每个人与事件相近乃至同在,因此既为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带来了一个新的广度,即逐渐赶上目前世界所呈现的广度,也使个人可贵的意识受到威胁。进而言之,认识的进步超越了个人智慧的力量,知识的生产以及不断地将知识重新统一,都要求人类的智力用自己创造发明的机器来替代;科学动摇了现有的宇宙观,开拓了对人的新景观,但它与普通文化融为一体已显得日趋艰难,要不然就以贬值的形式与之结合。

当今这些变化的节奏和规模影响着整个人类生活,使目前阶段所具有的过渡性显得更为明显,使动态地解释正在形成的历史和认真地预测未来的需要显得更为迫切,而这些都是能够很好地为人类及其价值服务的行动所必需的基础。

最后,民主原则得到普遍的确认,它要求政治组织和群体生活有新的形式。由于几乎所有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以及在各方面建立了国与国之间新的关系,世界的结构已有深刻变化。整个人类本身由此逐步估量其内部的多样性,并且愿意进行对话和相互取长补短,以发现基于互相尊重和互相理解彼此差异的新概念与新的普遍要求。由于具备了行使权力的手段,人类懂得,如果自己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设计和创立既有利于发展又符合实现正义的共同理想的一种可行的秩序,那么今后或许会自招灭顶之灾。

我能说什么好呢?这种形势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提出甚至强制性地规定了新的、更有抱负的使命,并且要求它们使用更强有力的研究手段、更广泛的信息和更深刻的构思。反之,这种情况也突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问题的复杂性,加剧了这些科学的某些不确定性,影响了人类使用其知识的能力,还要求作出不懈的努力以重新获得一致的精神生活。只有面对这种总的形势并致力于反映其主要侧面的研究课题,关于人的知识的各门学科能够在相互合作中真正成为现代有成果的精神活动。

XVIII 同时,全人类当务之急的共同任务是:消除地球上由历史造成的处境不利的人民群众的贫困、受剥削、愚昧、无生气和蒙受耻辱。由于全人类未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人民群众因历史的加速发展而受到被围困起来的威胁;在一个亚人类没有希望的条件下,即在精神和和内心世界受到污辱,各民族之间真正的谅解即和平的各种机会受到排斥,以及人类自身遭否定的条件下,这样的历史已成为必然。

从最广泛和最深远的意义上说,当代人所肩负的使命是发展——群体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自身的发展,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能够并且应该作出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只要充分发挥其双重作用,即一方面,按照适当地加以分析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以及历史状况,为人们提供受到严格控制的主要信息和有效的行动方法;另一方面,阐明人的选择,并更好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尊重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是一种双重的作用,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单独发挥,而只有在各学科之间进行最广泛的合作才能发挥。这是一种双重的愿望,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方式、方法,并通过在认识上的共同努